

让文物开口讲述历史

王小柔



昭陵六骏图

历史并非冰冷的年表堆砌,也不是教科书上寥寥几行的人物定论,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、匠人商贾、山野苍生,曾真实行走在华夏大地,有欢喜失意,有挣扎抉择,有平凡坚守,也有家国襟怀。可大浪淘沙,多数人事隐入烟尘,唯一件件文物留存下来,静静卧于土层,立于展馆,以肌理为纸,以纹饰为墨,默默记下一个个时代的风貌,一个人的命运,一群人的活法。

人们读史会有两个误区:一是惯于给古人贴标签,秦始皇便是焚书坑儒的暴君,范仲淹只是身居庙堂的忧国文臣,唐玄宗脱不开盛世明君与乱世昏君的二元评判;二是看文物只知论年代、辨工艺、估价值,把器物视作孤立的考古标本,却看不见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与精神脉络。市面上不少文物读物,要么沉溺专业考据,满是术语,行文枯燥,失了大众阅读的趣味;要么空谈王朝兴衰、权谋争斗,格局宏大,却始终落不到“人”的身上。

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全书甄选七十件国之重器,四十一万字娓娓道来,从庙堂之颠到市井巷陌,从文人隐士到先民先贤,一卷在手,如入一座无墙无界、永不闭馆的纸上博物馆,可与古人相逢,可与历史共情。

让沉默文物诉说人间往事

文物本是无声的,只因附着了人的温度、时代的悲欢,才有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力。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挣脱了寻常文博读物“就物论物”的狭隘,见物、见人、见心,以一件文物缓缓推开通往古代生活的门,让沉寂千年的器物,化作娓娓道来的故事,让遥远的岁月,变得可感、可触、可共情。

一枚出土于秦始皇陵的乐府青铜钟,体量小巧,纹饰精美,错金蟠螭缠绕器身,错银云纹流转其间,钟钮之上“乐府”二字,笔意清晰,石破天惊。世人素来认定乐府官署始于汉武帝,而这枚青铜钟的现世,直接改写了固有文史认知。但作者并未止步于考古层面的考据,而是顺着钟鸣余韵,走入秦始皇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。

世人眼中的始皇帝,是横扫六国、一统寰宇的霸主,是严刑峻法、焚书坑儒的铁血君主,威严凛凛,不近人情。可在这枚青铜钟的映照下,我们窥见了世俗而柔软的一面:他是不折不

扣的音律发烧友。明知高渐离身为荆轲挚友,身负家国私怨,却因惜其击筑绝艺,不忍加害,仅以盲刑留于宫中奏乐;一统天下之后,他尽收六国钟鼓乐师,分立太乐、乐府两大机构,兼容庙堂雅乐与市井俗曲,审美格局超越时代。甚至在陵寝地下,复刻青铜水禽与乐师陶俑,将生前听曲赏乐的闲情,原样安置于身后长眠之地。一口古钟,消解了世人对秦始皇的刻板偏见。他是杀伐决断的帝王,也是沉醉音律、懂得共情的普通人,有偏爱,有柔情,有权谋霸业之外的生活意趣。文物由此不再是一件祭祀礼器,而能窥见帝王心事、触摸历史。

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,是盛唐留给后世的绝美印记。器形仿游牧民族皮囊壶,银片锤揲成型、合缝焊接,壶身两侧以模压技法凸起舞马形象,再施以精细錾刻,骏马披授俯首,衔杯屈膝,局部鎏金点缀其间,华贵内敛,气韵天成。这件国宝级文物,藏着开元盛世的极致繁华,也埋藏着安史之乱的无尽悲凉。

盛唐千秋节,唐玄宗定八月初五为举国庆典,兴庆宫前礼乐齐鸣,百匹舞马披锦戴玉,随《倾杯乐》节拍踏舞盘旋,登榻而舞,衔杯祝寿,成为盛世最动人的风物。那时的李隆基,励精图治,开创开元盛世,山河安定,仓廪丰实,舞马的翩跹姿态,正是他功业鼎盛、意气风发的象征。可盛世易碎,烽烟骤起。安史之乱踏碎长安繁华,帝王仓皇西逃,宫廷舞马流落四方,最终落入节度使田承嗣军营。武人不识风雅,只将舞马视作寻常军马。一日军营宴饮,乐声响起,舞马本能踏节起舞,姿态规整,气韵依旧。军中兵士不识缘由,误以为妖邪附体,举棍乱打。书中引《明皇杂录》短短九字:“马舞甚整,而鞭挝愈加。”舞马越是恪守音律、舞姿完美,遭受的鞭打便越是惨烈,最终尽数毙命于马厩。

舞马的命运,恰是唐玄宗一生的宿命写照。前半生坐拥盛世荣光,万众朝拜,礼乐相伴;后半生痛失挚爱,深宫软禁,孑然终老。繁华落尽,孤影飘零,一如那些惨死乱世的舞马,再也等不到兴庆宫的乐声与掌声。一件银壶,方寸之间,写尽一朝盛衰,道尽一人浮沉,字句读来,只觉岁月苍凉,世事无常。

镇江丁卯桥出土的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,又是另一番文人风雅。通体鎏金,灵龟为座,莲瓣

为盖,融道家灵龟祥瑞、佛家莲花清静、儒家论语经典于一器,构思精妙,意蕴深长。筒中收纳五十根银筹,每根厚度仅零点五毫米,薄如蝉翼,却篆刻工整,上录《论语》佳句,下定饮酒规制。

长久以来,我们只知“觥筹交错”形容宴饮喧闹,却不知唐代文人的酒局,从来不是粗浅的吃喝嬉闹。借这件文物,书中复原了盛唐士人的生活雅趣:席间抽取银筹,依句定规,有朋自远方来则贵客共饮,后生可畏则少年举杯,身居高位者依律尽觞,衣着华美者依规罚酒。把酒令与儒家经典相融,把社交礼仪融入诗酒闲情,既有才情的较量,亦有修养的自持。一件器物,让我们读懂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:于世俗宴饮中守风骨,于经典浸润中养气度,风雅藏于日常,文脉流于烟火。

历史还原古人本真性情

千百年来,教科书与世俗传闻,为历史人物筑起了固化的围墙,非黑即白,非圣即庸。一个个鲜活的生命,被压缩成单薄的符号,失去了凡人的悲欢、迷茫与取舍。

昭陵六骏石刻,是唐太宗留给后世的深情印记,也让我们看见了明君之外,李世民重情重义的本真。六匹战马,陪他征战四方,闯过刀光剑影,踏过乱烽烽火。洛阳之战,飒露紫胸口中箭,丘行恭于乱军之中拔箭让马,徒步护主突围;决战刘黑闼,拳毛騧身中九箭,依旧冲锋不退,战死阵前;浅水原一役,白蹄乌一昼夜奔袭两百余里,千里追敌,一战定局。

江山既定,帝位安稳,李世民未曾忘却生死与共的战马。他下诏雕琢六骏石刻,立于昭陵之侧,亲自为每一匹马题写赞诗,将战马视作并肩作战的功臣,与开国勋臣一同受后世祭拜。在权力之外,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,而是懂得感恩、珍视情义的普通人,铭记每一份生死相伴的赤诚,感念每一次绝境之中的托举。当飒露紫、拳毛騧两骏流落海外,隔洋相望,书中一句感慨格外深沉: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两块石头,更是一个关于勇气、忠诚与创业初心的完整故事。

范仲淹的故事也挺有意思,世人自幼熟读《岳阳楼记》,总以为他登临楼阁,俯瞰洞庭,触景生情,写下千古华章。而书中据实道来:滕宗谅被贬岳州,重修岳阳楼后,仅寄去一封信、一幅《洞庭秋晚图》。那时候范仲淹贬居邓州,



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,大咖说著,得到图书·新星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。

终身未曾踏足岳阳土地,未曾亲见洞庭山水。

他笔下“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”的壮阔,不是眼见之景,而是胸中之境;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胸襟,不是登高有感,而是仕途沉浮的人生沉淀;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,也不是一时兴起,而是历经贬谪、看透得失后,士人风骨的极致升华。他无需亲临楼阁,心底自有山河;不必眼见风浪,胸中自有丘壑。

书中对一众历史人物的解读,皆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评判。隋炀帝一世雄杰,最终离世时仅以床板为棺,潦草收场,功过是非,尽付评说;宋徽宗沉迷书画园林,艺术千古,却以个人审美凌驾国家治理,最终酿成山河倾覆的悲剧;朱元璋只因民间流言,被世人丑化六百年,背后藏着岁月舆论的无端偏见;陶渊明身处乱世,生计困顿,却于田园之间守住本心,活出“悠然见南山”的从容;苏轼宦海浮沉,仕途疲惫,也有向往闲逸、想于俗世中“摸鱼”度日的寻常心绪;李清照历经国破家亡、家藏散尽,半生飘零,却依旧以才情自持,于乱世中守住文人风骨。

在作者笔下,没有完美无缺的圣贤,没有一无是处的昏庸。帝王有执念与软肋,文人有失意与困顿,大臣有挣扎与无奈,他们和世间每一个普通人一样,被时代裹挟,被性格牵引,在命运的洪流里选择、坚守、浮沉。历史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教化,而是跨越千年的灵魂共鸣,让我们读懂,古人从来不是遥远的符号,而是和你我一样,认真活过、执着过、坚守过的平凡人。

小人物身上的微光

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里从权力巅峰的帝王后妃,到市井烟火的匠人平民,从庙堂之外的文人隐士,到戍边出使的家国志士,再到远古先民的信仰诉求,层层铺展,面面俱到。既写高处的命运围城,也写低处的人间坚守,让无数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,借着一件文物,重新站在历史的光亮里,绽放平凡却动人的微光。

唐代金银匠工艺四年,潜心苦修,练就捶揲、錾刻、鎏金、焊接诸般绝技,能在零点五毫米的银片上精雕细琢,刻写经文,排布纹样,分毫毕现,以指尖匠心,铸就盛唐工艺的巅峰;青铜匠身处乱世夹缝,不堕技艺初心,在战火流离中传承青铜铸造之法,重塑青铜美学;战国工匠匠心独运,两千多年前便造出形制精巧、设计超前的杯盏,工艺水准令人惊叹;汉代织工巧手织造,锦缎纹样繁复精美,深埋沙漠近两千年,出土时依旧色泽温润,纹路清晰,默默承载着丝路文明的繁华。

秦朝小吏“喜”,没有宏图伟业,没有青史留名,仅以竹筒记录日常公务、生活点滴,寥寥字句,勾勒出秦朝基层官吏的履职日常与烟火生句,让遥远的秦汉市井,变得真切可触;海通禅师心怀执念,一目失明,倾尽半生光阴募资开凿大佛,以一己之虔诚,成就千古传世胜迹;俳优以戏谑为业,嬉笑怒骂间取悦权贵,看似自在不羁,实则身处皇权夹缝,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与隐忍;毕昇、蔡伦潜心于纸笔革新,以平凡之身,改良文明传承之法,惠及千古后世。

千年之前的刘家针铺,早已懂得制作招牌、宣传营销,开创古代商标与印刷广告的先河;王亥驯牛行商,奠定商人最初的业态根基;三千年前的栉白,以器物为凭,完成规范的商贸交易;粟特商人史君远赴长安,穿梭丝路古道,追逐商旅梦想,见证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互鉴。

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摒弃了科普文体的干涩直白,远离了野史演义的浮夸轻薄,行文温润雅致,笔墨含蓄深沉,兼具散文的诗意、文史的厚重与故事的灵动。我们于乐府古钟里,读懂帝王藏于霸业之外的烟火热爱;于舞马银壶中,体悟盛世繁华落幕与命运沉浮;于昭陵六骏间,体悟生死相伴的忠勇情义与凡人情怀;于论语酒筹筒内,品味唐代文人藏于诗酒之间的风雅风骨;于匠人器物之上,敬畏平凡人坚守一生的初心与匠心。

《文物里的中国人》全书横跨帝王霸业、市井生计、文人归隐、家国担当与先民信仰五大板块,它不只是讲奇闻、破常识、聊冷知识,更是借器物追问:中国人何以历经治乱分合,仍能守住本心、延续文脉?何以身处顺境不耽享乐,身陷逆境不失风骨?何以庙堂有担当,市井有坚守,山野有清欢?

这本书把答案藏在每一件文物、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里。从上古先民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求索,到诸子百家儒道佛思想的相融共生,从张骞、苏武出使万里的家国气节,到玄奘西行求法的执念初心,从八大山人、徐霞客跳出世俗规制的自在活法,到黎襄修桥、白居易为民操劳的人事情怀,中国人的精神底色,就在这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中慢慢成型。

中华文明的伟大,并不是少数圣贤与帝王撑起的,而是由无数工匠、小吏、商人、隐士、普通百姓,一点点托举,一代代传承下来。文物是载体,故事是外衣,内里安放的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,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,心怀天下的家国格局。

藏在飞檐斗拱里的山河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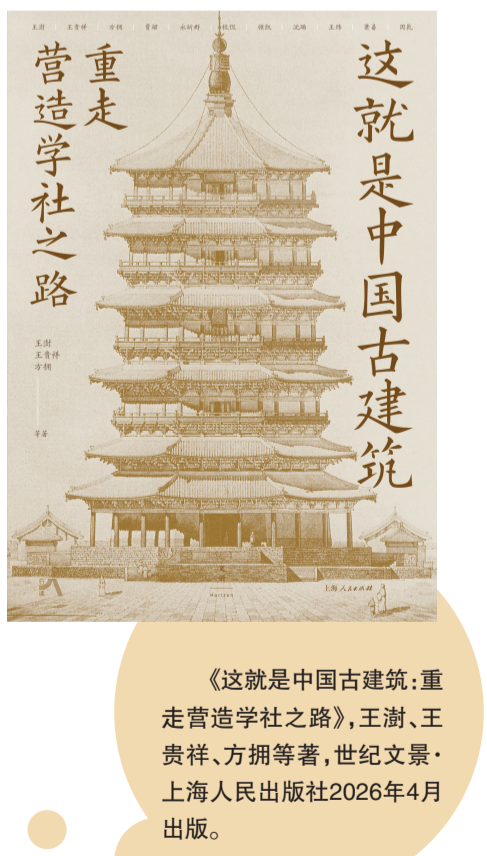
王晨辉

当飞檐街住流云,斗拱托住岁月,一木一瓦都成了凝固的诗。翻开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: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,仿佛瞬间走入一场跨越百年的寻访之旅。十余位国内建筑史、古建遗产保护领域的权威学者,循着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先辈的足迹,重走上世纪30年代那条山河飘摇中的古建考察之路。全书以十座地标性古建为驿站,从蓟州独乐寺启程,串起正定隆兴寺、山西古建群、应县木塔、云冈龙门石窟、江南园林、曲阜孔庙、五台山佛寺、西南古建与北京古建筑群,既有专业学术的深度拆解,又有文学性的诗意描摹,更回望了梁思成等一代人筚路蓝缕开创中国建筑史学的赤诚与担当。这不是一本枯燥的建筑讲义,而是一卷可赏、可感、可沉思的华夏古建风物长卷,读便让人心生向往,想要循着书页,亲自去寻找那些沉淀千年的木构文明。

百年之前,中国古建筑始终处在被漠视、被低估、被域外学者定义的尴尬境地。20世纪初,德国、瑞典、法国及日本学者纷纷来华考察古建,他们拍下影像、写下论著,却始终有着一层文化隔膜,要么只把中国古建当作东方猎奇风物,执着于风水形制、造像象征,忽略其历史谱系,要么武断下结论,声称中国没有辽宋以前的木构遗存,更有西方建筑史将中国古建筑划入“非历史建筑”的边缘序列,无视华夏五千年营造文明的厚重脉络。

那时候国人对自家古建知之甚少,宋代李诫编撰的《营造法式》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百科全书,却在后世沦为无人能解的“天书”;传统文人不屑探究营造法式,工匠技艺口传心授却无文字留存,万千古建在风雨、战火与城市更迭中默默倾颓,濒临消逝。就在文脉将断之际,朱启钤发现《营造法式》古抄本,苦心校勘刊行,创办中国营造学社;梁思成、林徽因放弃海外优渥前程,毅然回国加盟学社,从此开启了一场以脚步丈量山河、以初心守护古建的征程。

这本书的叙事脉络,完全依照营造学社当年时空行走轨迹展开,十站旅程,步步有经典,站站有深意,串联起一部鲜活立体的中国古建筑简史。



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: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,王澍、王贵祥、方朔等著,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。

存的标杆之作。书中并未过度铺陈渲染,而是恰到好处点出独乐寺的价值:山门与观音阁保存纯正辽代形制,斗拱雄大、比例协调,暗藏木构榫卯的巧妙力学与天然抗震智慧,唐风余韵犹存,是营造学社从文献考证转向实地田野调查的重要起点。以此为开端,读者自然而然跟随学者步履,踏入浩瀚的中国古建世界。

离开蓟州,第二站便是河北正定隆兴寺。这座始自隋代、历经唐宋金元积淀的古刹,格局恢弘幽深,足足十六重空间纵深,远非后世普通寺院可比。书中细致拆解隆兴寺的空间布局、古制遗存,重点解读摩尼殿的绝世匠心:殿身周围匝副阶,四方出山花抱厦,造型奇绝灵动,形制理

念竟与西方经典圆厅别墅遥相契合,印证了人类空间美学不分东西、殊途同归的奇妙共鸣。寺内天王殿融合金代与明清建筑做法,保留多个时代修缮痕迹;大悲阁铜铸观音造像历经千年依旧庄严,一寺之内,容纳了隋唐造像、宋金规制、明清修缮,堪称一座活着的古建博物馆。

继而笔触转入山西大地,这里是中国古建筑的宝库。书中囊括大同华严寺、善化寺与太原晋祠、晋祠集古建、园林、碑刻、山水于一体,殿宇错落、古木参天,建筑谱系跨越多代,既有庙堂的肃穆,又有园林的雅致,尽显北方古建的温婉与厚重。而应县木塔则单独列为专题,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纯木构佛塔,八角形制,五层六檐,通高六十余米,不施一钉,全凭榫卯咬合叠构,屹立辽代至今近千年。书中梳理木塔营造源流、结构体系,剖析地震、季风、战争损毁及后世不当修缮带来的倾斜残损,用现代监测与实验数据印证当年梁思成的预判与担忧,让人读懂古人高层木构营造登峰造极的技艺,也读懂文物保护“修旧如旧、谨守原貌”的深刻意义。

石窟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不可或缺的一脉,书中专设篇章解读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。营造学社先辈早早关注石窟营造,造像形制与石刻艺术,将石窟纳入建筑史研究体系,跳出单纯宗教造像赏玩,从窟檐形制、建筑格局、时代流变入手,梳理北朝至唐宋石窟建筑的演变脉络,也反思梁思成早年中国雕塑史研究与石窟学之间的学术关联,让冰冷石壁有了历史厚度与建筑审美。

行至江南,画风一转,从北方古建的雄浑苍劲,走入江南古建筑与文人园林的清雅婉约。营造学社曾两度赴江南考察,寻访江南古宅、古寺、名园,书中描摹江南建筑临水而筑,虚实相映,曲径通幽的营造意趣,叠山理水、借景造境,把中国人“咫尺山林、壶中天地”的精神理想,藏于一亭一榭、一桥一池之间,刚柔并济,南北相

映,补足了中国古建筑的美本版图。

整部书中,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笔,当数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。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,梁思成踏遍群山寻得佛光寺东大殿,一举打破外国学者“中国无唐代木构”的武断论断,被奉为“中国第一国宝”。书中还原佛光寺遗址、唐代营建、格局变迁与后世保护历程,细述唐风木构斗拱、梁架、形制的典型特征,让读者明白为何一座深山古寺,足以改写中国建筑史,成为华夏古建的精神坐标。

战乱流离岁月里,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人避居西南,依旧不曾停下考察脚步。书中第九章聚焦西南地区古建筑,寻访汉阙、古寺、古城遗址,把散落西南的古建瑰宝纳入建筑史体系,补全了中国古建从中原到西南、从汉魏到明清的完整脉络。收官一章落笔北京古建筑群,作为梁思成深耕多年、倾注一生心血的地方,故宫殿宇、楼阁庭院的营造智慧、屋顶形制、木构稳固之道、防火布局,以及他为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号的赤诚,都在书中缓缓铺展,为整趟重走营造学社之路画上圆满句号。

为何百年前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古建筑?书中给出清晰答案:不愿任由西方、日本学者定义华夏建筑史,不愿千年营造文明被边缘化、被误解。梁思成一生倾力四件大事:建构完整科学的《中国建筑史》,结束国人无本土建筑史的空白;系统阐释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与清代《工程做法则例》两大营造体系,为后世解开古建法式密码;奔走各地投身文物修缮与战区文物保护,绘古城地图、编文物目录,以学识守护文脉;深耕建筑设计,以现代建筑学,致敬人民英雄纪念碑、鉴真纪念馆皆出自其手笔,更提出“体形环境论”“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”的建筑思想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建筑教育与创作。

如今城市高楼林立,现代建筑日新月异,很多设计一味模仿西方,缺少中国风骨与东方意

蕴。而此书以通俗文笔、精美彩图、学者视角,把高冷的建筑史学化作人人可读懂、可欣赏、可感悟的大众读物:普通读者可借此开阔眼界,走遍十大大名建,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与诗意;文史爱好者可触摸民国学人的风骨担当,感受文脉传承的不易;建筑从业者更能从中汲取灵感,跳出简单仿古的误区,读懂林徽因所言的“建筑意”,在现代创作中融入中式意境、民族气韵,做出既有时代风貌、又有中国灵魂的当代建筑。

该书是一部古建巡礼,一卷学人列传,一册文脉读本。它不刻意堆砌专业术语,也不故作高深考据,而是以行走为线,以古建为珠,以情怀为魂,串起唐殿汉塔、石窟园林、庙堂故宫,回望营造学社的筚路蓝缕,解码千年木构的营造智慧,唤醒国人深藏心底的文化自信与审美情怀。

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: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不只是普及古建知识,更在于唤醒国人的东方审美。它跳出了枯燥的建筑条目罗列,以行走、考据、人文、哲思四维相融,让冰冷的木构砖石拥有了温度与灵魂。这本书让建筑史、人文史、保护史与精神史凝成一脉。既拆解斗拱、榫卯、形制、模数的营造密码,又勾勒每一处古建背后的时代变迁、宗教流转、市井烟火与文人情怀,既还原营造学社学者在战火中跋山涉水、灯下绘图、校注典籍的艰辛,也直面当下古建风化、结构倾斜、不当修缮、城市开发带来的生存危机,引人深思文物保护的责任与坚守。